



的大事。不過，八四年香港回歸的大局底定之後，學運亦經歷了一段低潮，而學生活動亦更趨向百花齊放。

可是，八九年六四事件，又令中大不少學生捲入了中國近代史上，最熱血沸騰的學運浪潮，竟成了一代人不可磨滅的集體回憶。當日漫天風雨中的遊行靜坐，撫今追昔，仍教人難以忘懷。

今年七月廿六日，校友事務處邀請了十一位，八十至九十年代初畢業的校友，緬懷過去的崢嶸歲月，回首當日的生生活片段。



## 大學的宿舍生涯

中大偏郊，獨處一隅，加上當年交通不便，學生會的幹事，大都寄宿於校園，寄宿生活可說是學生運動的一個部分，學生不少都會夜歸。

一九八一年，何安達參加中大學生會張結鳳內閣，學生會工作通宵達旦，住在新亞知行樓，回憶當時宿舍生涯：「每晚都要勞煩看更開門，當年知行樓的舍監是王于漸博士，曾警告我們不要經常夜歸。可是，八十年代初，大學生與學生會之間的關係很疏離，唯有推出大量服務吸引同學，又是影印筆記，售生果，派學生會記



▲這是1981年第十一屆中大學生會的內閣（後排右四為何安達）。

事簿。因為還未有百佳超市，學生會的性質有點像便利店。但最受歡迎，還要數王維基（85聯合電子）一手策劃，門票五毫子的新浪潮電影系列，大收旺場，還已為學生會賺錢。」怪不得王維基後來可以變成商業奇才，創辦了城市電訊。原來他當時已甚具商業頭腦。

坐落大學運動場側，外觀仿如軍營鐵桶的「臨宿」，在整個八十年代，曾為學生提供宿位，留下不少有趣回憶。

臨宿的設計簡陋，社區感卻強烈。一房四張碌架床，上下格共八個宿位，「屈

蛇」的人也老實不客氣，晚上見到那張床沒人，倒頭便睡。由於臨宿是鐵皮桶狀建築，白天高熱難耐，日出後就必須要離開，因此日間總是一片寂靜。黃昏後，學生才陸續回巢，又回復熱鬧。晚上桶內叫囂聲此起彼落，互相呼應，打成一片，笑聲不絕。

曾棲身臨宿的吳遠興說：「臨宿房間以

木板間隔，深宵時份，室友即使竊竊細語，談話亦經常被人聽到。想專心唸書的學子，不時仰天大吼。說話的人，方知擾了人家清靜。」

吳遠興還記得當時學生事務處任職，兼任臨宿舍監的游子文（77新亞哲學），酷愛拉二胡琴，夜歸的學生都欣賞到他在臨宿門前獨奏。不少臨宿的宿生都渴望「上樓」。可是，吳遠興說搬進了正式宿舍，只有兩個人一間房的時候，又有點與世隔絕的味道。

逸夫書院的利國棟，則對當日逸夫剛

